

晚香玉

□南西

芬芳
一叶

秋闲桂花落,重读一本旧书,白先勇的《台北人》。书中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隔很久再读依然很好看。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文中提到,尹雪艳在台北的新公馆,布置妥帖,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我们常见的植物,以白天开花居多。晚香玉却是特别,花开白色,至夏夜才开放,愈夜愈香,因此得名。林海音在散文作品里曾提到旧时北方夏日胡同里的叫卖声,其中之一就是卖晚香玉的。周作人在《一岁货声》里亦提到当时胡同里的叫卖声,时令交替,应时叫卖,五月卖桃,六月卖晚香玉,七月卖菱角……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比戏文更与歌唱相近一点。比如卖晚香玉的是这样叫卖的:“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一个大钱十五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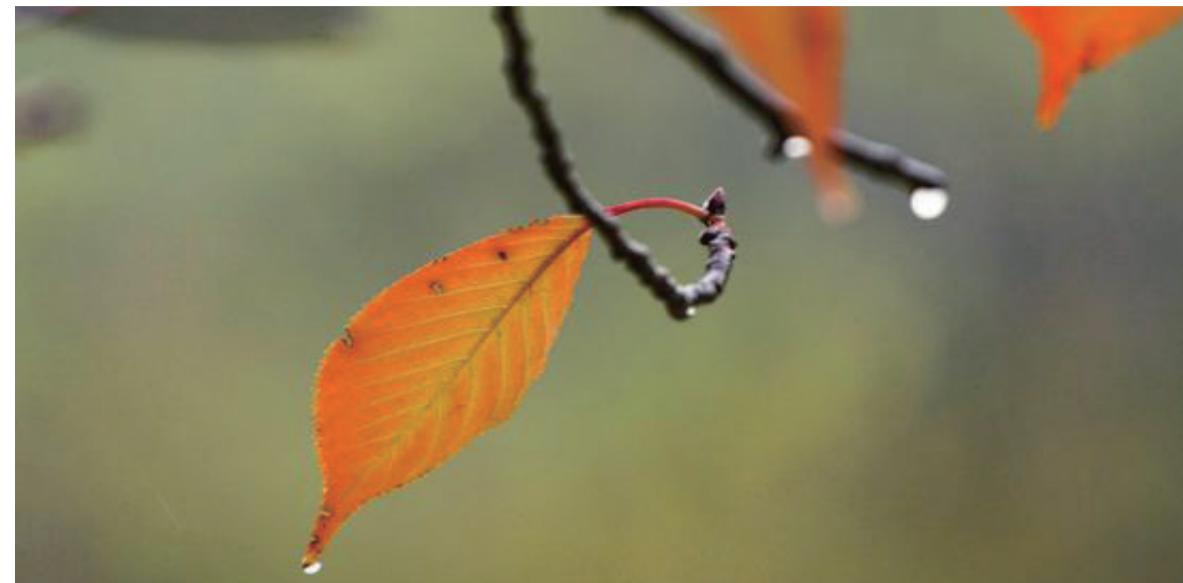
“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倘若我听到这韵味十足的叫卖声,一定会奔出门花一个大钱买十五朵吧。

说回尹雪艳,她曾是上海百乐门舞厅压倒群芳的台柱子。白先勇写尹雪艳喜欢晚香玉,大概是觉得拿晚香玉来形容尹雪艳最为合宜,“此花别有风流格,不到黄昏不肯香”。尹雪艳的工作是在夜舞厅里,她的光彩就是在夜间绽放的,就像她台北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

其实,晚香玉还有一个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别名:夜来香。有一首经典上海老歌,家喻户晓,邓丽君也翻唱过,至今仍在传唱,歌名就叫《夜来香》:“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

《夜来香》歌词优美,旋律迷人,在旧上海滩的百乐门舞厅里,常常被人唱起。百乐门,是旧上海滩最灯红酒绿的舞厅,是城市里达官显贵交际的场所,白先勇笔下的头牌舞女尹雪艳,当年也一定唱过这首《夜来香》吧,也一定在《夜来香》的歌声中翩翩起舞的吧。那舞姿,便是像白先勇写的那样的吧:“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此番重读白先勇,感慨他的短篇小说确实一流,文采斐然,人物塑造性格鲜明,读来让人感动而印象深刻。此外,丰富的语汇背后还暗藏很多细节,囊括的意象非常深邃,非要精读、重读才能领悟到。就像尹雪艳,为何整个夏天,她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因为她本身就是一朵独特而散发浓香的晚香玉。



枝头残红

张尔涵

僭越

□毛文文

一棵稗子在稻田
争夺养分,个子比稻苗高
让人用眼光高看

它也有绿叶,也结穗子

它是风播的种,喜欢摩擦
越高风声越大,得意时
还利用稻叶吹口哨

稻田主人来了

把它连根拔起,扔到路旁
它因僭越,来不及后悔
也不能向谁喊痛

观书目而游我心

□苏枕书

嘉庐君:

见信好。回信转眼又拖了一月,真对不住。今年这里桂花开得晚,十月底大概已开了两三回。这两天气温转暖,桂花又开了满枝。知恩寺的古本祭如期举行,是难得的连日晴天。阿弥陀殿前的楓樟树上结着橙黄的果实,风景如昔,可惜这几天都没空仔细逛书市。今天午后去转了一圈,因为看得匆忙,什么都没有买。近来倒是收到几种书店目录,将当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抄出来给你看。

先是《众星堂古书目录》,当中有不少中野康章(1874—1947)的旧藏。中野是秋田县人,出身神社世家,曾跟随浅田宗伯学习汉方医。宗伯去世后,中野曾于1898年跟随宗伯养子恭悦前往清国,为旧友疗病。回日本后,在大阪福岛村社中天神社担任主事,同时行医,在当地甚有名望。他爱好藏书,室名“大同药室”,藏书章多见“康章珍藏”(白)、“康章宝藏”(朱)、“大同药室”(朱)、“大同药室/图书之记”(朱)。也有“栗园珍赏”(朱),是浅田宗伯的藏印。目录中有浅田的几种手稿,其中《栗园录稿并掌记》尤为可珍,钤有“子孙永保”(朱)、“至宝”(朱)。内容为读书笔记和诗文杂稿,封面标注“二”,仅此一册,共87纸,不知全集在何处。目录公开了三纸半书影,有“多纪氏书画帖引”,云“余尝修丹波氏之传,未尝不称其人才之多,施誉于外邦也。迨近代多纪氏,以其远裔,医名藉藉,著述陆续,其人皆不堕先祖之业,可谓杏林之泰斗”云云。又有记足利地区旧事者,略窥鳞爪,真好奇全书内容。又有《读书漫录》一册,凡199纸。真柳诚早有《浅田宗伯の著作とその所在》一文,记录书目123种,其中东大有《栗园录稿并掌记》七册,《读书漫录》三册,不知有何异同。

前番去信,提及画人野口小蘋出席送别清国公使的饯别宴,并绘图纪念。而浅田恭悦也曾同席,并有和诗。中野既是名医宗伯的弟子,自然与当时在日本的清人有往来。在网上找到一份去年拍卖的中野致清国公使馆翻译官罗庚龄的书信草稿,只能看到第一页“大日本国秋田县士族中野康章再拜奉书。大清国钦差大臣通译官罗君庚龄(朱笔将‘君庚龄’改为‘先生’)阁下,康章闻士大夫相见,必有执贽之式,庶人有束脩之仪,以致其意,盖古之礼也。今康章虽士籍,世禄已绝,无以物以表其意,因缀芜词以陈微衷,伏愿阁下垂润恕焉”云云,多为客套辞令,第一页最后一句是“弊邦四面环海,隔波涛……”,似乎要发表什么议论,未知后续如何。这件草稿在网上只拍出很低的价格,因为寄信和收信的都不有名。

1947年,中野去世,医术无人继承,藏书亦不为人知。战后混乱的年代,无人关心地方上一位神官兼汉方医的旧藏,人们以为藏书早已散佚。直到1993年,中野家继承者将要搬至别处,拆掉了中野康章的书库,并开始寻觅合适的收藏之所,世人才知晓大同药室旧藏保存完好。随后,岐阜县各务原市的内藤纪念药物博物馆购入这批藏书,整理工作到2000年才完成。2001年发行《大同药室文库藏书目录》,其中不仅有大量医学类书籍,也有文学、宗教、书画类资料。当然其他图书馆也有不少大同药室文库旧藏,书市亦偶有邂逅。最近东京古典籍展观大入机会就有中野旧藏两种,其一为明刊《鼎刻京板太医院校正分类青囊药性赋》,又一为清钞本四种。

众星堂素来专精搜罗医学类典籍,此册中的大同药室旧藏相当醒目,像是比较完整地放出的一批书。这几

年此地书市亦多见神田喜一郎旧藏,我也买了几种,其中松崎慊堂翻刻的足利学校藏八行本《尚书正义》就是在众星堂买得,这些年来头一回在古书店遇着此书,非常喜爱。

前面提到今年的古典籍展观大入机会,上周也收到了目录。有些想买其中的金匱书业堂本《花镜》,此书在日本传本甚多,研究积累也多。看书影似乎比较漫漶,这些稍微有点名气的书都是书商追逐的对象,大概不必我动心。

佛教资料也多,有一幅净琉璃寺捺印佛,是十二体一版的那种,共72体,不知会卖出什么价格。这些年见到的净琉璃寺佛纸越卖越贵,佛像数量从常见的整幅到不断被切割,以至于小小的一尊也能卖得高价。

上周日去新修的京都市立美术馆看展,回来经过鲱鱼先生的旧书店,他还是老样子,我挑了两册朝鲜史的研究书,心里很愉快。归途与那天夜里和你从平安神宫走到金戒光明寺、真如堂的路线相同,在半山远眺了辉煌又温柔的旧都黄昏。这里已结束了反复的紧急事态,近来街中尤其热闹,只是没有外国游客。不知故乡风景如何?夜里读母亲十月写的日记,写满芋头、本扁豆、洋扁豆、河虾、海蜇、黄鱼、鹅翅、鸭子,这里多数吃不到。真想念芋头烧扁豆!昨天刚斥资网购了昂贵的莴笋——也是这里稀见的蔬菜。这位菜园主人曾在上海工作九年,两年前回国,意识到这里没有莴笋,遂发现商机,开始专门栽培东国没有的中华蔬菜。她用微信建群卖菜,定期播报莴笋生长视频,以后将是多么生动的蔬菜交流史事。

夜已深,就先写到这里。祝你一切都好,盼你来信,想多听故乡的事。

松如

辛丑菊月廿七